

新见明末刘宗周残稿及其 边事疏佚文三件

刘 尚 恒

天津图书馆收藏的抄稿本中，有一部名为《采菴斋残稿》，九行二十字，小字双行同，四周单边，乌丝栏，书口上镌有“采菴斋”，间有镌“证人社”。稿有删改涂抹之处，“夷”、“虏”，均改作“敌”、“寇”。篇名天头间标有“已刻”、“刻”字样。书中又附夹清沈复粲“鸣野山房抄存”的零页。扉页有宣统二年（1910）原直隶天津图书馆编目者识语：“乌丝阑旧抄本采菴斋文六册、诗二册、语录杂文二册，计十册，不分卷，不题撰人名氏，玩其文辞，及明刘菴山先生宗周末定稿也”。

“采菴斋”系刘宗周的斋号，其所撰《刘子全书》卷二十七《文编·诗》就收有《采菴歌》；“证人社”系刘宗周集弟子讲学的证人书院之别称。该书虽然编入《全国善本书总目》，题作“《文抄不分卷语录一卷》，明刘宗周撰，清抄本，九行二十字，黑格”，未著录书口，更未指明稿本，故罕为外人所知，特介绍于下：

刘宗周字起东，号念台，学者称菴山先生，浙江山阴（今绍兴）人，生于明万历六年（1578），二十九（1601）进士，由礼部主事，官至南京左都御使，因屡劾宦官佞臣，为忠良之臣请命，时遭削籍革职。仕途不适意，寄情于授徒讲学，创证人书院，讲学菴山，提倡“诚意”、“慎独”，黄宗羲、陈确等均为及门弟子。清顺治二年（1645）南明政权亡，宗周绝食二十三日而卒，享年六十八岁。

刘宗周一生著述宏富，卒后由其子刘洵（字伯绳）及弟子黄宗羲、姜希辙、董瑒等整理刊行，其主要刻本有：

一、康熙二十三至二十四年（1685—1686）浙江提督学政王揆（字藻儒，一字颢庵）捐俸刊刻的《刘子遗书》四十卷。据黄宗羲序称：是书“依据伯绳原本，取其家藏底草，逐一校勘，有数本不同者，必以手迹为据，不敢不慎也”。今此本不传于世。

二、康熙间姜希辙（字二滨）的雨水亭刊刻的《子刘子遗书》三种七卷（包括《子刘子学言》三卷、《圣学宗要》一卷、《周易古文抄》三卷），今存两部。

三、乾隆十七年（1752）浙江提督学政雷铉（字贯一，一字翠庭）刊刻的《刘蕺山先生遗集》二十四卷、《年谱》二卷。雷铉序称：“辛未（乾隆十六年、1751）仲夏，铉校士至绍兴，亟问蕺山先生遗书，仅见《人谱》一册，询其后裔，乃得手录若干卷，爰与郡守郑侯（肇奎）谋开雕，而属郡学博李君凯等董校以藏事”。原乾隆刻本极稀见，后于道光二年（1822）翻刻证人堂本。

四、乾隆开四库馆时，国子助教张羲年以雷刻二十四卷本进呈，复删《人谱》、《学言》诸书之专行者，存奏议以下入别集，为《刘蕺山先生集》十七卷，即四库全书本。

五、黄宗羲辑《蕺山学案》，载《明儒学案》卷六十二。

六、恽日初辑《刘子节要》十四卷，有四库全书本。

七、范觐鼎（字彪西）辑《刘念台集》，与明史桂芳《史惺堂集》合为一卷，刊于《广理学备考》中。

八、道光十五年（1835）会稽吴杰得刘氏门人董瑒（字无休，初名瑞生）重订本，刊《刘子全书》四十卷。吴杰序称：“岁庚寅（道光十年、1830）家大人自湘楚旋里，得见无休董氏重订本，分语类、文编、经术三门，视梨洲所校尤加详慎，亟与里人好学者授之剞劂氏。”参与校刻的有王宗炎、沈复粲、杜春生、李宏信等。

九、道光二十八年（1848）姚莹、顾沅、潘锡恩辑《刘子文编》十卷，刊入《乾坤正气集》卷四一二至四二一。

十、日本文久二年（清同治元年，1862）日人桑原忱（初名启，又名桑原鹭峰，美浓人）辑《刘子文粹》二卷，是书“取其有关忠节者数十篇”而成。后来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裔孙刘耀麟海天旭日研斋有翻刻本。

此外，据《全国善本书总目》载，有《刘念台先生抄稿》一卷，稿本，清王棻跋，北京图书馆藏，然未录行款特征，不知与津图所藏异同。《戴山刘子诗集》不分卷，清抄本，浙江图书馆藏，未录行款。《刘戴山文抄》不分卷，清沈复槃抄本，七行二十二字，黑格，上海图书馆藏。上述不包括刘宗周单行的零篇著作。据董瑒《刘子全书抄述》称：

刘子全书初稿只一本，多用故纸背写成册，……中间多子亲稿，改抹重复字，几不可认，此底本也。后有两本，一即底本，子之孙本名茂林授瑞生重辑者；一为录本（名文录、广录）。传属嗣君伯绳氏洵编订，孙子志名士林藏之。按底本、录本互有阙佚，录本有小异底本者，底本亦有间入录本者。

又称：

按《年谱》，丙寅（天启六年，1626）以前，稿寄友人不归，丁卯至乙亥（天启七至崇祯八年，1627—1635）复为人窃去，丙子（崇祯九年，1636）始留心抄录，十年内存十之七八，岂尚有散稿未入耶？（均见道光刻董编《刘子全书》首）

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裔孙刘耀麟在重刻《刘子文粹》的识语中云：“闻宗老曰，全书刻竣，版入禁书局有分别存芟之令。版既出，不得归，原书亦少存本，今之《全书》四十卷，视旧刻已佚十之三四矣”。由此可见，刘宗周著述有底本、录本两个系统，董瑒据底本辑编，刘洵、黄宗羲等据录本辑编，二本互有出入，此其一；无论底本、录本，均不是刘氏著述全部，因稿或寄

友人不归，或为人窃去，崇祯九年（1636）后录存的不过十之七八，故“尚有散稿未入”，此其二；刘宗周著述刊刻后，版入禁书局，有存焚之令，进行部分抽毁，此其三。故而今之所存《刘子全书》，徒具全书之名，而无全书之实，且与乾隆刻二十四卷本相对照，除文字互有异同外，还有此漏彼收，此收彼漏之差别，这对研究刘宗周生平思想及明末清初历史是一件憾事，这部残稿的发现，正弥补了已刊《刘子全书》和《刘蕺山先生遗集》之不足。

据前述《残稿》之特征及刘宗周著述原稿和流传情况，我们大体可以断为道光间刊刻的董瑒编辑的刘氏底本。其中有《文编》四十五篇（奏疏四、揭八、议二、序八、记四、书十四、问答一、启四）、《诗编》五十二题六十七首，为《刘子全书》、《刘蕺山先生遗集》所失收。兹录其边事奏疏三篇，以飨读者。

一、亟申讨伐之法，以遏敌氛，以扶国运疏

（时官礼部仪制司主事，天启辛酉）

臣痛惟边兵犯抚顺，洊食两河，烽火逼于京师，举朝震恐，莫知所出。夫以堂堂中国之大也，当兹弹丸小敌，曾不能一逆雁行，举全辽之地，次第拱手而授敌，其何故哉？人心弱而国势轻，朝廷讨伐之法不伸于天下也。臣请今日为皇上伸讨伐之法：臣闻春秋之志，详内而略外，先中国而后四夷，未有中国之贼不讨而可问外夷者。自边兵发难以来，首陷抚顺、清河，□□得志，涂炭辽民，辽祸遂从此长者，巡抚李维翰也；弃开原而逃者，推官郑之范也；通夷速祸，三路出师，全军覆没，自此兵威不复再振者，经略杨镐、总兵李如桢也；辽沈既陷，以封疆之臣航海遁逃者，监军高出、胡嘉栋、康应乾、赞画刘国缙也；逃而待罪于境上者，理饷傅国、监军牛维曜也；身坐叛族，不自归理，反以知县升金事者，佟卜年也；无功而受上赏，遥制山海，巧图卸担，不能戢和抚臣，

以败尽丧全辽之地者，今经略熊廷弼也；通夷起衅者，奸瑄卢受也；以受之党复犯弑君之恶，漏网不诛，密得而进用者，奸瑄崔文昇也。凡此诸臣，异名而同罪，异罪而同情，皆国贼也。丽以五刑而轻重布之，又何道焉？乃杨、李之案久定矣，而忽下宽处之旨；高出逮矣而即假立功之路；李、范就理而爰书犹滞；卜年谢事而昼锦扬扬；罪瑄复入禁闕而廷臣之不同，可谓国有三尺乎？最可恨者，熊廷弼受朝廷不世之宠，偃蹇慢（？）骂，无人臣礼，朝廷至欲遣使讲解，犹恐其不听，纪纲法度扫地尽矣，安得无今日之祸！

嗟嗟，事急矣，为今日计，请皇上亟行天讨，先问贼之在内者，而后及其外者，首戮崔文昇，以正弑君之法；戮卢受，以正通夷起衅之法；速斩杨镐、李如楨、李维翰、郑之范，以正失地丧师之法；速问高出、胡嘉栋、康应乾戴（？）罪之罪，立斩军中，并编管刘国缙、傅国、牛维曜，以正逃亡之法；速编管佟卜年于远边，以正叛党之法；速夺熊廷弼、高书蟒玉，以都御史戴罪关外，以正欺君误国之法。国法既正，内贼既讨，一举而宇宙之神气勃然改观。

夫然后申堂堂讨逆之义于四夷，天威所加，虽不战而屈人兵可矣。而且下罪己之诏，以征天下之勤王；散内帑数千万，以备兵饷；免天下之征派，京城、畿辅尽藉民兵，以壮城守；复令廷臣各破朋党之见，亟起李三才为本兵，以资调度；录用天下清议名贤如丁元荐、李朴等，及近日名净臣杨涟、刘重庆等，以作仗节死义之气。万一敌骑渐逼，君臣共效死守，敢有南幸避敌锋者立斩，以徇如此而边患不足平也，此今日讨贼先后着数也。舍此不图，转眼戎马生郊，惟有君臣北面边廷而已。

嗟乎，自羽书告急以来，今既数日矣，欲求庙堂之上一天人举动而不可得，如臣所言讨贼之法，虽普天之下，三尺之童亦皆知之，而当国者独巽谢不敢当，若阳为不知而过之，坐失机事，

大家犹作情缘世界牢不可破耳，以君父身家与敌而不之顾，岂不痛哉！昔朱云愿借上方剑斩佞臣头一人，以励其余，乃今身秉国成者谁乎？而迫祸至此，泄泄沓沓复如此，臣请以问之辅臣叶向高。

臣目击时艰，孤愤所激，义不与诸贼共戴天，敢为皇上一一陈款款之愚，前趾不戒，大戮何辞，即皇上始终以出位诛臣，臣倖得一言，死于阙下犹幸死于敌兵之手。痛哭流涕，不知所云，惟圣明裁察施行，宗社幸甚，亟无任激切，待命之至。

按，道光刻《刘子全书》目录载：“亟申讨罪疏，阙。”系有目无文。又其子刘汭所编《年谱》亦未言及此疏，唯《明史·刘宗周传》有摘述：天启元年（辛酉，1621）上劾魏进忠（即魏忠贤）疏后，“寻以国法未伸，请戮崔文昇以正弑君之罪，戮卢受以正交私之罪，戮杨镐、李如桢、李维翰、郑之范以正丧师失地之罪，戮高出、胡嘉栋、康应乾、牛维曜、刘国缙、傅国以正弃城逃溃之罪；急起李三才为兵部尚书，录用清议名贤丁元荐、李朴、诤臣杨涟、刘重庆等，以作仗节徇义之气。帝切责之。”（《明史》卷二五五）。

二、恭报属县敌情疏

（时官京兆尹 崇禎庚午四月）

本月初七，据丰润县胡永清申文《为飞报紧急敌情，乞赐速发援兵事》内称：本月初一日，有换班达兵三万从东至本县十里外扎营，初二日丑时，调哨七股，复分十四股，俱戴盔披甲。七股往北，七股往南，约有五六万，各执五色大旗，驮载攻城器具，将本县四面围绕，见城上布置严肃，不敢近攻，差有达兵千馀骑，奏本一纸、南书一纸，俱经尤总镇查收转报外，其达兵扎营，自卯至午始往南行，哨马达子见今往来不绝，请乞速发兵马援救孤城，为此抄誊奏本达书理合塘报等因到臣。该臣看得丰润为东路之冲，累经贼兵往来蹂躏，而此番势尤汹汹，县兵请官，良非得已，独怪总兵尤世禄驻兵信地，竟不能一矢相加，遗致甘受漫辞

以辱国，此其罪可斩也。尤可恨者，马世龙受命总理，既乏调度之能，又无临战之获，徒购水火于诸将之上，而身以淫乐自娱，士气日消，军资日尽，遂令边骑更番迭出，长驱至此。臣且度此番漫辞欲赚朝廷以宋事，无识之徒未必无动于其说，以偷旦夕之安者。则世龙优游养寇之局，实有以召之，此其罪尤可斩也。今日之事，臣谓不先处一二儒帅，无以定天下之大计，以一战而杀敌，诚一战杀敌，请皇上立敕总督大臣，提尚方于前，刻日誓师，先收滦、迁，以遏南下之冲；进窥永平，以破久据之穴。一面令所在地方官，坚壁清野，使敌不得纵掳掠，凡有失事，即以罪论，而丰润、玉田尤为要害。臣尝鉴玉田县知县系庸才，不足恃缓急，皆当增兵防守其地，仍乞速令抚按甄别各州县官才品称否，以为去留，以资守城一臂。

总之今日退敌之策，战为上，守次之，下此则宋人馀唾，万方非所望于圣明之世，想圣明在上，自有独断也，统祈鉴察施行。

按，道光刻《刘子全书》目录载：“属县情形疏，阙。”系有目无文。

三、亟陈今日祸败之局，以决宗社大计疏

（时官京兆尹 崇禎庚午五月初四日上 旨不下）

前者尤世禄以敌书进于朝，而丰润、蓟、宝之间旬日之内，凡三过敌兵，所杀伤男妇及掳去者不下数万人，自此以后遵化难民复有报杀伤者，且极其残酷，臣每得之辄为之抚膺顿绝，不知皇上亦一一闻之否乎？

嗟乎，圣明在上，何忍使畿辅之民血染边兵至此极乎！臣忝有地方之责，恨不能为此数万生灵请命，而弥月以来，我君臣竟不一言杀敌事，何也？臣念敌至今日而轻我中国甚矣。然遵、永一隅，终困兽也。近地之掳掠已尽，故搜及难民而泄忿焉，不彀遏南下，亦当旦夕归窠去，而敌终不自去也，势必渐南，且有待于

南。夫以我中国之大，竟无奈此极骄极倦之馀氛，不一歼之使去，亦千古之羞也。

乃今所称阉以外将任者非张凤翼乎？朝廷不难以高爵厚禄起凤翼于田间，俾以总督之任，固将惟敌是求，而凤翼辄曰：“事在总理”。未赐上方之前，曰“事在总理”，既赐上方之后，亦曰“事在总理”，则朝廷亦何利有此上方付之督臣之手乎哉！且以马世龙之总理无能也，夫人而知之，不知以何奥援使阿大夫之誉日至于上前，而皇上任之不疑，举朝遂无敢异同者。至阁部孙承宗亦倡为不必用文臣之说以佞之，虽其香火情浓乎，亦借以自弛其担也。御史吴阿衡，则监世龙军者也。雅以兵事自任，而受命之日即于戚畹宅中与世龙为八拜交，同出国门以去，通国之人骇之，已而列名塘报，又甘处其下风，一切军情掩败为功、杀良为级之状，竟不一登之白简，世有如是之乘骢风采乎？进而求之庙堂之上，谏官不论事，中枢不集思，宰相不远筹，可谓禁中颇牧乎！臣有以知杀敌之无日也，而今者时事愈不可言矣。军法：通敌者族，而皇上不问失事，至数万人受惨，而皇上又不问是率天下叛君父且弃吾百姓也，尤以效之，又何诛焉，况后之为总理而败者乎！

惟皇上之法不能行于总理，故总理之法亦不能行于将士，而且一为总理焉，一为总督焉，两雄并立，安得不长其推诿观望之路，以至于通敌而败而不可问，则皇上自为社稷误也。为今之计，非皇上先自转圜，无以痛剖天下之积习，请赫然震怒，首问从前通敌失事者罪状，乃革去总理而令督臣曰：阉以外上方专之。仍与之约曰：一月不杀敌，则戴罪；再月不杀敌，则骑逮。又请督臣与诸将士约曰：士卒不杀敌，罪坐偏裨；偏裨不杀敌，罪坐大将；大将不杀敌，罪在督臣，如是则人人杀敌矣。一鼓而前，何患战不胜攻不取，即不然握定坚壁有野，使敌进无所获，势不得不退而归寨，亦计日尽敌之道也。

臣闻之，昔者尧与群臣共择一治水之人，不免以鲧败，故曰知人则哲，惟帝其难之。至史臣赞成汤，则曰改过不吝。我皇上圣明天纵，即误用一满桂，世宗以败，亦何损于日月。惟今睹皇上以帝尧之哲，法成汤改过不吝之勇，将从前败局一朝改弦，使人人争自奋励，以杀敌为事，如此而敌不计日以尽，臣请伏妄言之诛以谢天下，不此之计，今日不杀敌，以后更无杀敌之日，臣亦不知死所。臣愚，本无知识，特为地方生灵痛，发愤尽言，触冒天威，惟皇上少垂鉴察。

按，道光刻《刘子全书》目录载：“今日祸败之局疏，劾张凤翼等，阙”，系有目无文。唯《年谱》有：“拜疏极陈今日祸败之局，不报”，并摘引此疏主要内容，此不赘录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天津图书馆

冯延巳还是冯延己？

南唐词人冯正中一名延嗣，自来无异议；一名究为延巳还是延己，迄无定论。《辞源》、《辞海》作“延巳”，谭正璧编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》作“延己”，而《全唐五代词》“延巳”“延己”并存。据名与字相应原则，窃谓当以“延巳”为是，作“己”者盖“巳”之形误。十二地支，巳后为午。午有“日中”之义。《文选》东晋孙绰《游天台山赋》：“尔乃羲和亭午。”李善注：“亭午，日中。”韩愈《元和圣德》诗：“帝车回来，日正当午。”亭午、当午皆正午之义。冯氏字“正中”亦有正午义。丁福保《佛学大辞典》：“正中，正午也。”《辞海》（增补本）：“正中，正午。”延地支之巳则至午，午与“正中”义正相应，故以“延巳”为是。若为延己，则与其字正中不应。

• 杨 琳 •